

豔乳肥臀

莫言左書



肥臀
丰乳

莫言 著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丰乳肥臀/莫言著. —北京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2010. 1

ISBN 978-7-5302-1019-2

I. ①丰… II. ①莫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224737号

丰乳肥臀

FENGRU FEITUN

莫言 著

*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
邮政编码: 100120

网 址: www.bph.com.cn

北京时代新经典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新华书店 经销

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*

880×1230 32开本 19.5印张 540千字

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02-1019-2

I·991 定价: 38.00元

质量监督电话: 010-58572393

新版自序

1995年初春，在故乡一间小屋里，当我在稿纸上写下“此书献给母亲在天之灵”时，我的眼睛里已经饱含泪水。我知道这样写会被某些人耻笑甚至是辱骂，那就请吧。

我心里想，此书不仅是献给我的母亲的，也是献给天下母亲的。我知道这样写更会被某些人耻笑甚至是辱骂，那就请吧。书中的母亲，因为封建道德的压迫做了很多违背封建道德的事，政治上也不正确，但她的爱犹如澎湃的大海与广阔的大地。尽管这样一个母亲与以往小说中的母亲形象差别甚大，但我认为，这样的母亲依然是伟大的，甚至，是更具代表性的、超越了某些畛域的伟大母亲。

书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，母亲与传教士所生混血儿上官金童，是一个“恋乳癖”，他身高体健，仪表堂堂，但性格懦弱，是一个一辈子离不开母亲乳房的精神侏儒。这样的人物注定了是要被误读和争议的。十几年来，我听到和看到了许多对这个人物的解读，我认为读者的看法都是正确的。文学的魅力之一，也许就是可以被误读。当然，作为著者，我比较同意把上官金童看成当代中国某类知识分子的化身。我毫不避讳地承认，上官金童是我的精神写照，而一位我敬佩的哲学家也曾说过：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灵魂深处，似乎都藏着一个小小的上官金童。

十五年弹指过去，重校此书，自然有诸多感慨。尽管有许多粗疏草率之处，但我不得不承认，我已经写不出这样的书了。这次再版，除了对一些累赘重复之处略作整饬外，基本上保持了原貌。有友人建议我将书名改为《金童玉女》，说这样也许更能被大众所接受。但既然已经《丰乳肥臀》了十五年，就没有必要再改了吧？何况，这“丰乳肥臀”原本就不是洪水猛兽，当今之世，谁还能被这样一个书名吓退呢？

2009 年 11 月 28 日

主要人物表

母亲 上官鲁氏。乳名璇儿。自幼丧母，随姑父于大巴掌和姑姑长大，嫁给铁匠儿子上官寿喜。晚年信仰基督教，寿九五而终。

大姐 上官来弟。母亲与姑父于大巴掌所生。先嫁沙月亮，生女沙枣花。解放后嫁给残疾军人孙不言。后来爱上了从日本归来的鸟儿韩，生子鸚鵡韩。在搏斗中打死孙不言，被处决。

二姐 上官招弟。生父亦为于大巴掌。嫁给抗日别动大队的司令司马库，生女司马凤、司马凰。在与独立纵队十七团的交战中，中弹身亡，不久，一对女儿也被那位倡导极“左”土改政策的大人物密令处死。

三姐 上官领弟。人称“鸟仙”。生父为一个赊小鸭的(土匪密探)。她深爱鸟儿韩，韩被日寇抓了劳工后，神经错乱，设立鸟仙神坛禳解。后嫁给爆炸大队战士孙不言，因练习飞翔摔死在悬崖下。生子大哑、二哑，俱被飞机炸弹炸死。

四姐 上官想弟。生父乃一个走街串巷的江湖郎中。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候，为了救全家，她自卖自身进了妓院。后流落他乡，音信全无。“文革”中被遣返还乡，多年积攒的财物被洗劫，并遭受残酷批斗，后旧病复发而死。

五姐 上官盼弟。生父乃杀狗人高大臊子。少年时自愿参加爆炸大队，后嫁给爆炸大队政委鲁立人，生女鲁胜利。曾经当过卫生队长、区长、农场畜牧队长。改名马瑞莲。“文革”中自杀身亡。

六姐 上官念弟。生父乃天齐庙智通和尚。爱上了被日机击落后为司马库的部队收容的美国飞行员巴比特，结婚后的第三天即与巴比特一起被鲁立人领导的独纵十七团俘虏。逃亡后被一寡妇诱至山洞与巴比特同归于尽。

七姐 上官求弟。母亲被四个败兵强暴所生。早年被卖给罗斯托夫伯爵夫人做养女。后改名乔其莎，毕业于省医学院，被打成“右派”，到农场劳动改造。因饥饿，暴食生豆饼胀死。

八姐 上官玉女。与金童为双胞胎，生父乃瑞典籍传教士马洛亚。生而失明。三年困难时期，因不忍心拖累母亲，投河自尽。

我 上官金童。母亲唯一的儿子。患有恋乳症。一生嗜乳，以致精神错乱。中学毕业后去农场劳动。后因“奸尸罪”被判刑十五年。改革开放后刑满还乡，曾在外甥鸚鵡韩夫妇开办的“东方鸟类中心”任公关部经理，后在司马粮投资的“独角兽乳罩大世界”任董事长，因被炒、被骗而失败，终至穷愁潦倒，一事无成。

上官寿喜 鲁璇儿的丈夫，因无生殖能力，迫使鲁璇儿借种生子。后为日寇所杀。

上官福祿 铁匠，上官寿喜之父。后为日寇所杀。

上官吕氏 上官福祿之妻。上官家的当家人。专横凶悍，晚年痴呆，因欲加害玉女被母亲失手打死。

司马亭 大栏镇首富，“福生堂”大掌柜。当过镇长、维持会长。后随担架队参加淮海战役，立过大功。

司马库 司马亭之弟，“福生堂”二掌柜，上官招弟之夫。抗日别动大队司令，还乡团。被捕后逃脱，后自首，被公审枪毙。

司马粮 司马库与三姨太之子。司马家遭难后，由母亲将其抚养成人。后出走，流落他乡，成为南韩巨商。改革开放后回乡投资建设，花天酒地，惹是生非，后逃匿。

沙月亮 上官来弟的丈夫。抗战时期为黑驴鸟枪队队长。后投降日寇，任伪渤海警备司令，“皇协军”旅长。被爆炸大队击败后自杀。

沙枣花 沙月亮与上官来弟之女。出生后即由母亲抚养，与金童、司马粮等一起长大，与司马粮感情很深，后流落江湖，成为神偷。司马粮还乡后，因求婚不成而跳楼殉情。

鸟儿韩 上官领弟的意中人，懂鸟语，善捕鸟，通武术，是使用弹弓的高手。被日寇掳至日本国做劳工，后逃至深山，穴居十五年始归国还乡。在上官家居住期间，与被孙不言虐待的大姐上官来弟发生了恋情。因来弟失手打死孙不言，他作为同案犯被判刑，押赴青海劳改途中，跳车身亡。

马洛亚 瑞典传教士。因战乱频仍而滞留在高密东北乡，主持大栏镇基督教堂的教务，能说流利的汉语，与当地老百姓相处融洽。与上官鲁氏发生恋情，乃上官金童与上官玉女的生身父亲。后因不堪黑驴鸟枪队的凌辱从钟楼上跳下身亡。

鸚鵡韩 鸟儿韩与上官来弟之子。其父母双亡后，由母亲抚养成人。改革开放后，与其妻耿莲莲合办“东方鸟类中心”，骗取银行巨款，挥霍浪费，穷奢极欲，后被判刑。

鲁立人 即蒋立人。后又改名李杜。先后担任过抗日爆炸大队政委、独立纵队十七团政委、高东县县长、副县长、农场场长，在三年困难时期因心脏病发作而死。

鲁胜利 鲁立人与上官盼弟之女。幼时曾经由母亲抚养，后被其父母接回县城读书。改革开放后，担任过工商银行大栏市分行行长、大栏市市长。因贪污受贿被判死刑。

孙不言 上官家邻居孙大姑之长孙，生来即哑。曾经与上官来弟订婚。上官来弟与沙月亮私奔后，他参加了八路军爆炸大队。后与鸟仙上官领弟结婚。解放后他参加了抗美援朝，荣立大功，身体残疾。在政府的帮助下，与孀居在家的上官来弟结婚。当他发现了上官来弟与鸟儿韩的恋情后，愤而搏斗，被上官来弟打中要害死亡。

纪琼枝 上官金童的启蒙老师。一九五七年被错划成“右派”。改革开放后，曾任大栏市首任市长，是铁骨铮铮的共产党人。

目 录

新版自序	1
第一卷	1
第二卷	47
第三卷	171
第四卷	279
第五卷	345
第六卷	429
第七卷	533
卷外卷 拾遗补阙	571



第一卷

第一章

马洛亚牧师提着一只黑色的瓦罐上了教堂后边的大街，一眼便看到，铁匠上官福禄的妻子上官吕氏弯着腰，手执一把扫炕笤帚，正在大街上扫土。他的心急剧地跳起来，嘴唇哆嗦着，低语道：“上帝，万能的主，上帝……”他用僵硬的手指在胸前画了个“十”字，便慢慢地退到墙角，默默地观察着高大肥胖的上官吕氏。她悄悄地、专注地把被夜露潮湿了的浮土扫起来，并仔细地把浮土中的杂物拣出扔掉。这个肥大的妇人动作笨拙，但异常有力，那把金黄色的、用黍子穗扎成的笤帚在她的手中像个玩具。她把土盛到簸箕里，用大手按结实，然后端着簸箕站起来。

上官吕氏端着尘土刚刚拐进自家的胡同口儿，就听到身后一阵喧闹。她回头看到，本镇首富福生堂的黑漆大门洞开，一群女人涌出来。她们都穿着破衣烂衫，脸上涂抹着锅底灰。往常里穿绸披缎、涂脂抹粉的福生堂女眷，为何打扮成这副模样？从福生堂大门对面的套院里，那个外号“老山雀”的车夫，赶出来一辆崭新的、罩着青布幔子的胶皮轱辘大车。车还没停稳，女人们便争先恐后地往上挤。车夫蹲在被露水打湿的石狮子前，默默地抽着烟。福生堂大掌柜司马亭提着一杆长筒鸟枪，从大门口一跃而出。他的动作矫健、轻捷，像个小伙子似的。车夫慌忙站起，望着大掌柜。司马亭从车夫手中夺过烟斗，很响地抽了几口，然后他仰望着黎明时分玫瑰色的天空打了一个哈欠，说：“发车，停在墨水河桥头等着，我随后就到。”

车夫一手抓着缰绳，一手摇晃着鞭子，拢着马，调转了车头。女眷们挤在车上，叽叽喳喳地嚷叫着。车夫打了一个响鞭，马便小跑起来。马脖子下悬着的铜铃叮叮当当脆响着，车轮滚滚，卷起一路灰

尘。

司马亭在街中央大大咧咧地撒了一泡尿，对着远去的马车吼了一嗓子，然后，抱着鸟枪，爬上街边的瞭望塔。塔高三丈，用了九十九根粗大圆木搭成。塔顶是个小小的平台，台上插着一面红旗。清晨无风，湿漉漉的旗帜垂头丧气。上官吕氏看到司马亭站在平台上，探着头往西北方向张望。他脖子长长，嘴巴翘翘，仿佛一只正在喝水的鹅。一团毛茸茸的白雾滚过来，吞没了司马亭，吐出了司马亭。血红的霞光染红了司马亭的脸。上官吕氏感到司马亭脸上蒙了一层糖稀，亮晶晶，黏腻腻，耀眼。他双手举枪，高过头顶，脸红得像鸡冠子。上官吕氏听到一声细微的响，那是枪机撞击引火帽的声音。他举着枪，庄严地等待着，良久，良久。上官吕氏也在等待，尽管沉重的土簸箕坠得双手酸麻，尽管歪着脖子十分别扭。司马亭落下枪，嘴唇撇着，好像一个赌气的男孩。她听到他骂了一声。这孙子！敢不响！然后他又举起枪，击发，啪嗒一声细响后，一道火光蹿出枪口，黯淡了霞光，照白了他的红脸。一声尖厉的响，撕破了村庄的宁静，顿时霞光满天，五彩缤纷，仿佛有仙女站在云端，让鲜艳的花瓣纷纷扬扬。上官吕氏心情激动。她是铁匠的妻子，但实际上她打铁的技术比丈夫强许多，只要是看到铁与火，就血热。热血沸腾，冲刷血管子。肌肉暴突，一根根，宛如出鞘的牛鞭，黑铁砸红铁，花朵四射，汗流浹背，在奶沟里汇成溪，铁血腥味弥漫在天地之间。她看到司马亭在高高的塔台上蹦了一下。清晨的潮湿空气里，弥漫着硝烟和硝烟的味道。司马亭拖着长腔扬着高调转着圈儿对整个高密东北乡发出警告：

“父老乡亲们，日本鬼子就要来了！”

第二章

上官吕氏把簸箕里的尘土倒在揭了席、卷了草的土炕上，忧心忡忡地扫了一眼手扶着炕沿低声呻吟的儿媳上官鲁氏。她伸出双手，把尘土摊平，轻声对儿媳说：“上去吧。”

在她的温柔目光注视下，上官鲁氏浑身颤抖。她可怜巴巴地看着婆婆慈祥的面孔，苍白的嘴唇哆嗦着，好像要说什么话。

上官吕氏大声道：“嗨，清晨放枪，大司马又犯了魔怔！”

上官鲁氏道：“娘……”

上官吕氏拍打着手上的尘土，轻声嘟哝着：“你呀，我的好儿媳，争口气吧！要是再生个女孩，我也没脸护着你了！”

两行清泪，从上官鲁氏眼窝里涌出。她紧咬着下唇，使出全身的力气，提起沉重的肚腹，爬到土坯裸露的炕上。

“轻车熟路，自己慢慢生吧，”上官吕氏把一卷白布、一把剪刀放在炕上，蹙着眉头，不耐烦地说，“你公公和来弟她爹在西厢房里给黑驴接生，它是初生头养，我得去照应着。”

上官鲁氏点了点头。她听到高高的空中又传来一声枪响，几条狗怯怯地叫着，司马亭的喊叫断断续续传来：“乡亲们，快跑吧，跑晚了就没命啦……”好像是呼应司马亭的喊叫，她感到腹中一阵拳打脚踢，剧烈的痛楚碌碌般滚动，汗水从每一个毛孔里渗出，散发着淡淡的鱼腥。她紧咬牙关，为了不使那号叫冲口而出。透过朦胧的泪水，她看到满头黑发的婆婆跪在堂屋的神龛前，在观音菩萨的香炉里插上了三炷紫红色的檀香，香烟袅袅上升，香气弥漫全室。

大慈大悲、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，保佑我吧，可怜我吧，送给我个男孩吧……上官鲁氏双手按着高高隆起的、凉森森的肚皮，望着端

坐在神龛中的白瓷观音那神秘的光滑面容，默默地祝祷着，泪水又一次溢出眼眶。她脱下湿了一片的裤子，将褂子尽量地卷上去，袒露出腹部和乳房。她手撑土炕，把身体端正地放在婆婆扫来的浮土里。在阵痛的间隙里，她把凌乱的头发用手指梳理了一下，将腰背倚在卷起的炕席和麦秸上。

窗棂上镶着一块水银斑驳的破镜子，映出脸的侧面：被汗水濡湿的鬓发，细长的、黯淡无光的眼睛、高耸的白鼻梁、不停地抖动着的嘴唇枯燥的阔嘴。一缕潮漉漉的阳光透过窗棂，斜射在她的肚皮上。那上边暴露着弯弯曲曲的蓝色血管和一大片凹凸不平的白色花纹，显得狰狞而恐怖。她注视着自己的肚子，心中交替出现灰暗和明亮，宛若盛夏季节里高密东北乡时而乌云翻滚时而湛蓝透明的天空。她几乎不敢俯视大得出奇、坚硬得出奇的肚皮。有一次她梦到自己怀了一块冷冰冰的铁。有一次她梦到自己怀了一只遍体斑点的癞蛤蟆。铁的形象还让她勉强可以忍受，但那癞蛤蟆的形象每一次在脑海里闪现，她都要浑身暴起鸡皮疙瘩。菩萨保佑……祖宗保佑……所有的神、所有的鬼，你们都保佑我、饶恕我吧，让我生个全毛全翅的男孩吧……我的亲亲的儿子，你出来吧……天公地母、黄仙狐精，帮助我吧……就这样祝祷着，祈求着，迎接来一阵又一阵撕肝裂肺般的剧痛。她的双手抓住身后的炕席，身上的每一块肌肉都在震颤、抽搐。她双目圆睁，眼前红光一片，红光中有一些白炽的网络在迅速地卷曲和收缩，好像银丝在炉火中熔化。一声终于忍不住的号叫从她的嘴巴里冲出来，飞出窗棂，起起伏伏地逍遥在大街小巷，与司马亭的喊叫交织在一起，拧成一股绳，宛若一条蛇，钻进那个身材高大、哈着腰、垂着红毛大脑袋、耳朵眼里生出两撮白毛的瑞典籍牧师马洛亚的耳朵。

在通往钟楼的腐朽的木板楼梯上，马洛亚牧师怔了一下，湛蓝色的、迷途羔羊一般的永远是泪汪汪的、永远是令人动心的和蔼眼睛里跳跃着似乎是惊喜的光芒。他伸出一根通红的粗大手指，在胸脯上画了一个十字，嘴里吐出一句完全高密东北乡化了的土腔洋词：“万能的主啊……”他继续往上爬，爬到顶端，撞响了那口原先悬挂在寺院里的绿锈斑斑的铜钟。

苍凉的钟声扩散在雾气缭绕的玫瑰色清晨里。伴随着第一声钟鸣，伴随着日本鬼子即将进村的警告，一股汹涌的羊水，从上官鲁氏的双腿间流出来。她嗅到了一股奶山羊的膻味，还嗅到了时而浓烈时而淡雅的槐花的香味，去年与马洛亚在槐树林中欢爱的情景突然异常清晰地再现眼前，但不容她回到那情景中流连，婆婆上官吕氏高举着两只血迹斑斑的手，跑进了房间。她恐怖地看到，婆婆的血手上，闪烁着绿色的火星儿。

“生了吗？”她听到婆婆大声地问。

她有些羞愧地摇摇头。

婆婆的头颅在阳光中辉煌地颤抖着，她惊奇地发现，婆婆的头发突然花白了。

“我还以为生出来了呢。”婆婆说。

婆婆的双手对着自己的肚皮伸过来。那双手骨节粗大、指甲坚硬，连手背上都布满胼胝般的硬皮。她感到恐惧，想躲避这个打铁女人沾满驴血的双手，但她没有力量。婆婆的双手毫不客气地按在她的肚皮上，她感到自己的心跳都要停了，冰凉的感觉透彻了五脏六腑。她不可遏止地发出了连串的号叫，不是因为疼痛，而是因为恐怖。婆婆的手粗鲁地摸索着，挤压着她的肚皮，最后，像测试西瓜的成熟程度一样“啪啪”地拍打了几下，仿佛买了一个生瓜，表现出烦恼和懊丧。那双手终于离去，垂在阳光里，沉甸甸的，萎靡不振。在她的眼里，婆婆是个轻飘飘的大影子，只有那两只手是真实的，是威严的，是随心所欲、为所欲为的。她听到婆婆的声音从很远的地方传来，从很深的水塘里、伴随着淤泥的味道和螃蟹的泡沫传来：

“……瓜熟自落……到了时辰，拦也拦不住……忍着点，咋咋呼呼……不怕别人笑话，难道不怕你那七个宝贝女儿笑话……”

她看到那两只手中的一只，又一次软弱无力地落下来，厌烦地敲着自己凸起的肚皮，仿佛敲着一面受潮的羊皮鼓，发出沉闷的声响。

“现如今的女人越变越娇气，我生她爹那阵子，一边生，一边纳鞋底子……”

那只手总算停止了敲击，缩回，潜藏到暗影里，恍惚如野兽的脚